

第六回 游虎丘還魂完夙債 赴杭州挾家享清福

記前時舊事，此地會神仙。向月砌雲階，又尋翠袖來，拾花鈿還魂了卻前債，羨一場春夢再團圓。淨瓶頻灑甘露，楊柳一滴生天。蘇杭兩處景依然，孤山草芊芊。願急流勇退，東臯舒嘯，西湖放船。雙雙美人金屋貯，更喜椿萱齊大年。終朝登山臨水，鎮日花邊柳邊。

右調《木蘭花》

卻說錢兩林幾日匆忙，忽一夜夢見萬宵娘，姍姍而來，錢兩林曰：「吾自一見郎君之後，思慕而死。幸蒙觀音大士，飲以楊枝水，其屍不壞，寄魂風流院中，待汝還魂，以了前緣。汝今一旦做官，數日以來，全不記憶於我，何薄情如此也？汝可急到虎丘，同我父母啟棺。在山門楊柳樹下拜禱，以淨碗承之，自有甘露滴下。可潤我七竅，以餘灌入口中，自然還魂矣。切記、切記！不可再緩，我去與父母托夢可也。」兩林方欲再問，忽然驚覺，與妻言之。妻曰：「還魂之事，古來亦有，但今已三年，未知能還魂否？」說話之間，東方明矣。兩林方淨面，忽報萬典之夫妻來看，兩林出見。萬典之下拜曰：「前者老夫肉眼，不識貴人，多有得罪，望乞海涵。今日一來致賀，二來有奇夢報知。我夫妻二人，昨夜同夢亡女，他說與你有夙緣，教我同你啟棺，求楊枝水灌之，自然還魂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」兩林急言曰：「我昨夜也是此夢，說的話一樣，料也有此奇事，如當年《牡丹亭》的杜麗娘，《孤山夢》的小青了。可就同去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木易婆也來了，拜兩林曰：「老身一向搬桃花塢住居，昨聞錢大人得了官來，方欲拜喜，忽夜夢見萬小姐語我曰：『我今日還魂，你可到虎丘一看。』故急急前來。」兩林、典之益覺發奇，遂各出門上馬。兩林父亦同去，留弟兩蒼在家候客。一路而來，正是仲春天氣，風和日麗，柳綠花紅。兩林也無心觀景，竟奔虎丘觀音殿上，參了菩薩，拜了聖賢。眾人同到殿旁，見宵娘棺木儼然，香氣襲人。兩林曰：「萬老夫妻，可向前開棺。」萬典之曰：「律上開棺有罪，老夫未敢輕動。」兩林曰：「有我在，就官府知道，我也可講得了他。急開、急開！」萬典之遂取斧去釘，夫妻抬過蓋子，只見宵娘面不改色，容顏如生，似一個春睡的美人一般。夫妻涕哭。眾人曰：「且不必哭，看此光景，還魂已有八九分了。即可相見，何用涕哭？可急往山門外拜禱，求甘露來。」萬典之曰：「老夫何以感格得神明，還是錢大人拜求方好。」眾人曰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錢兩林乃肅衣冠，淨手焚香。走至山門外，見一株大柳樹，正才發嫩葉，黃金拖地。兩林乃深深拜下，默禱幾句。萬典之將白玉碗承之。忽見楊柳枝上，疑幾點白露，兩林再三拜求，口念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念到六七遍上，其露滴入碗中。在樹上不過如珠大的兩三點兒，滴入碗中便成多半碗。兩林捧進山門，到了棺前，萬典之曰：「就望大人灑之。」兩林乃拈水，先潤宵娘的兩目，後潤兩耳及鼻孔，然後以剩下的，令萬典之妻同木易婆扶起宵娘，將口扳開，將半碗露水，齊灌下去。良久，忽見宵娘口中，出一口冷氣，其目遂開。再候一會，不見說話，萬典之夫妻，又哭起來。眾曰：「他方還魂，不可噉啣，恐驚散了真魂。如今他未飲陽間之食，如何說得出話？急將米湯取些灌下去。」卻說寺中僧人，都在此看，一聞此言，即跑去取米湯，茶來。又灌虎丘茶半盞，再灌米湯半碗。宵娘看見父母，忽失聲叫曰：「爹娘、爹娘，兒死了三年，不意今日重相見也。」又指眾人令退。父母曰：「此是錢大人，今已做官，與你有緣，欲成秦晉，以偕伉儷，何故亦令退去？」宵娘乃出棺言曰：「錢郎之緣，我在風流院中，觀音大士與我說明。今日還魂，全為此一段姻緣未了耳，安得再有別議？但我方轉陽世，陰氣未退，且六禮未行，媒妁未通，若就跟他去，不說夙世有緣。反是桑間濮上了。我今回父母家將息，止令木易婆隨去，同母先行，父親等可後來。錢郎歸家，可通媒具禮。待三月三日，原是我與你初遇的日子，回到那一日親迎成親，方是大理。」眾人曰：「小姐一還人世，便如此整密，真有仙風道骨者也。」宵娘言畢，父覓轎令妻同木易婆先去。乃向前拜謝兩林父子曰：「若非錢大人夙緣，我女何得還魂？禮當拜謝。」錢居先曰：「老親家你說那裡話，如今指日成親，你就是他泰山母丈了，如何拜他，且還稱他大人？」眾人曰：「此說有理。」遂辭謝眾僧。兩林舍銀三十兩，以酬看守棺木之勞，又舍銀五十兩，令重修觀音大士殿，金裝神像，乃取筆題對一聯，以志菩薩靈感。對曰：

空蘊何從，只自在無言可說；坐來月冷三摩，疑是半林寒紫。

尋聲莫定，但群生有感即通，拈起心開五夜，悠然一朵馥青。

姑蘇弟子之繼浣手敬獻

題畢，眾人曰：「好對，好對。」兩林曰：「今日真如小青詩云：『願將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』」茶罷，辭僧眾人歸去。

不說宵娘到家，培養精神。卻說兩林家中，聞知此事，大家驚喜。只是程氏心中不悅，恐奪所愛。然奇此一事，卻也無言。次日兩林仍叫木易婆為女妯，又請田先生同柳、梅二生為男媒，往萬家行了聘禮。卻說此事驚動一府各公祖，又上門拜喜。漸至三月三日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正是桃天佳期。兩林乃備鴛鴦夜月銷金帳，孔雀春風軟玉屏。頂戴、補服、朱衣，乘轎親迎。鼓吹至萬家門首，萬鍾迎入，行禮畢，請新人上轎。喜兒出曰：「小姐索催妝詩。」兩林曰：「不必別吟，只將觀音大士前昔小姐所念小青的詩，改幾字便了。」乃改曰：

昔叩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

已將一滴楊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

寫畢，付喜兒傳入小姐看了曰：「只改了兩個字，妙不可言。一者感觀音之恩，二者志初夢之事，三者見相遇之奇，四者合今日之花燭，妙、妙！」乃上轎。迎至家中，拜天地祖宗及父母畢，入房中。是日庭上許多親朋，都來相賀，亦看奇事。兩林大排筵席，用兩班戲。一班唱的是《牡丹亭》柳夢梅、杜麗娘的還魂記。一班唱的是《孤山夢》舒心談、小青的還魂記。大吹大擂的吃酒，至掌燈後方散。是夜程氏另宿一房，未免有寂寞更長之意。兩林乃入房中，吃了合巹杯，花燭之盛，也不暇多言。兩人入帳，如久旱遇霖，渴魚得水，成了夫妻之事。有詞一闕，單道此夜好處。詞曰：

燭影紅搖，看天上雙星，玉漏迢迢。卸卻翠鈿，解開裙腰，芙蓉帳裡人年少。喜新婚燕爾，揉弄田田媚子嬌。兩情濃，幾點猩紅，魂散魄消。今日成就小夭桃，飽餐秀色，戀情不了。惱恨晨雞，只恐來窗前報曉。漫道一刻金一絕勝填溝。後程氏聲言已散

兩，明夜重交。

右調《春從天上來》

次日起來，拜了父母，宵娘與程氏相見，彼此謙讓。程氏曰：「小姐乃夙世姻緣，又是菩薩為媒，還魂成親，古今有幾？應宜居長。妾甘拜下風。」宵娘曰：「姐姐乃先歸正配，妾不過一鍾情佳人，又還魂成親，事涉鬼怪，情願居次，以執小星之儀。」二人相讓不已。雨林曰：「你二人只序年齒，以姊妹相處可也，不必提妻妾二字。」二人遂各說年庚，程氏長一歲，宵娘遂叫程氏為姐姐，程氏遂叫宵娘為妹妹，彼此拜了。家中日曰寒食，夜夜元宵。一日雨林喚木易婆酬銀十兩，又與衣服幾套。又使人與田先生答禮四十金。與柳、梅二人，各酬百金。事已完畢，請萬典之夫妻到家曰：「岳父母今可搬至我家中，指曰杭州上任，好同去也。」萬典之依了，即日搬來。雨林乃謂父母曰：「憑限四月上任，今已三月中旬了。二十日建日出行，可以收拾，闔家同去。四月初三開日上官，可以到任。我今要去辭各公祖並田先生，眾親友。」說罷飯畢，乃出去辭人。

卻說田左人等，見雨林辭了，乃約柳、梅二生同白生，四人商議曰：「錢雨林今要上任去，我等未盡一情。明日可在城外館娃宮排酒，每人奉金三兩。他如今做官的體面，不比從前也，須要叫戲唱。」柳長脚曰：「若要叫戲，今有新自京回來的鶴宵班好戲，可就叫他。」說畢各出奉金。白雁鴻曰：「你們，他各送厚禮，我只得他送了兩袋息香，一包香茶，兩匣肥皂，也要一般出錢？」田左人曰：「他到任後，蘇杭相去不遠，你抽豐一次，就把幾百金來了，今日乃吝此三兩銀乎？」白雁鴻只得也出了。眾人曰：「不必具帖，明日我眾人親去邀他便了。」遂使人向館娃宮安排停當。次日四人各乘馬，同到雨林家中。雨林出見，茶罷，田先生曰：「前日多承厚賜，未得致謝。今要赴任，又得此奇婚，我四人在館娃宮，聊備薄酌。一者賀喜，二者餞行，三者今日暮春天氣，我等尋花問柳，取樂一番。未曾具帖，特來親邀同行，何如？」雨林曰：「多承盛情，何以克當，弟子就去。但恐先生等未用早飯。」即命家中具飯出來。白雁鴻曰：「真是官宦人家，一說便有了。」雨林曰：「不過殺雞為黍，有何敬獻？」吃畢，眾人出門，見雨林人夫轎傘，伺候出遊。梅含香曰：「我等先去，錢兄好乘轎而來，不失官體。」雨林曰：「我也不用轎，只帶門子二名，皂快二人，乘馬同行。」出了城門，一路觀景，你說我笑，不覺已到館娃宮。下了馬，讓雨林先行到內，各處游畢，乃就席。雨林再三謙讓，乃與田先生作揖告席，方坐首席。柳、梅二生坐主席。田左人因師弟之分，雨林避席難坐，反坐旁席，白雁鴻因陪他也坐旁席，坐定斟酒，戲子正生、正旦呈戲單，雨林熟視曰：「你二人莫非鶴宵班鄒生、程旦乎？前在京中，如何又到此？」正旦曰：「老爺前來，我等隨後也來。」雨林曰：「你等俱是蘇州人也，是鄉親不必叩頭，掌板的坐下唱。」遂點《金印記》蘇秦衣錦還鄉的故事。蓋取世態炎涼之意也。唱起來，大家飲樂。正是開瓊筵以生花，飛羽觴而醉月，大飲大嚼，俱各忘懷。戲已唱完，人散了席，遂散坐談飲。雨林與戲子賞銀十兩，令鄒生、程旦也陪坐飲酒。飲得興酣，田左人曰：「今日之樂，不可無詩，雨林可以賦之。」雨林曰：「弟子自僥倖後，日在紛鬧場中，推敲二字，竟似忘了。即勉強而成，亦恐無驚人佳句矣。還是先生與眾兄唱和何如？」田左人曰：「諺云：官大好吟詩。我等雖吟出極好的詩，卻無你的官。寒酸之詩，人多吹毛求疵，反見笑了。今日須你留幾字，方令勝游生色。」柳、梅二生曰：「說的極是，錢兄不必吝教了。」雨林曰：「也罷，不必作詩，只以館娃宮為題，作一詞何如？」眾曰：「更妙。」乃作詞曰：
勾吳勝日，於越歸朝，繁花歌舞難名。妖冶西施，君王寵愛偏深。夫差一時豪傑，豈不知傾國傾城。也只恐佳人難再，辜負生平。館娃尚餘荒趾，見頹垣斷井，幾度沉吟。漫道沼國，策奇哲婦陰謀。春秋列侯俱盡，豈皆因女禍相尋。風流事，讓英雄獨佔多情。

右調《聲聲慢》

雨林題畢，眾人曰：「造詞寄意俱佳。西子有靈，當入夢以謝知己矣。」田左人曰：「不但為西子白冤，亦足為夫差洗羞，真可謂黃絹幼婦之詞矣。」說畢又互相勸酬，共飲大醉。日已銜山，雨林先告歸。次後眾友算賬畢，亦各歸。

卻說雨林到家，見了父母、小弟，回到宵娘房中，將今日所作的詞，令看曰：「我一向聞你有才，那日考我之時，只見你中秋前一夕詩一首，略窺一斑。不知汝亦能作詞否？可將此詞和之。」宵娘曰：「妾也不能和此。但前在風流院中，思君所作的詞，今為君寫出一看。」乃取紙筆寫之。詞曰：

彩鳳分群，文鴛失侶，紅雲路聞天台。舊時院落，畫棟積塵埃。漫有玉京離燕，向東風似訴悲哀。主人去，捲簾恩重，空屋亦歸來。涇河憔悴，女不逢春，柳毅書信難裁。歎金釵脫股，寶鏡離台。萬里瀟湘人去也，甚日重回？丁香樹，含花到老，肯傍別人開。

右調《滿庭芳》

輕輕一別兩三秋，人到郎回湘水頭。不把半行修，庭前霜葉盈階、使人愁。欲排閨悶強登樓，塵滿金猊香未收，剛去控雙鉤，鴛鴦對浴清池、不禁羞。

右調《菊花新》

孤燈夜雨，空把青年誤，樓外青山無數，隔不斷新愁來路。樂事於今已半虛，陽台有歡夢難做。歎楚楚蜉蝣，飄飄蝴蝶，也算春風一度。

右調《簇御林》

一對關關好述，在河洲。猛地漁人驚棹，起離愁。

嗟雲散，歎月缺，淚難收。無那夕陽西去，水東流。

右調《相見歡》

寫畢，雨林看了，大加稱賞曰：「名下無虛，良不誣也。雖朱淑貞、李易安，何以過之？」乃寢。次日差人謝了席，終日收拾起程的事。忙了幾天，已到二十日。乃令父母偕弟同萬典之夫妻，並程氏宵娘喜兒等，先上船去。雨林次後出城上船，見各公祖眾親友送行，一一完畢。又見田先生四人，道旁相送，田左人曰：「此一別又不知何日相會？」雨林曰：「弟子到任後，即差人請先生同柳兄梅兄並白兄，同來啟任。一者得以朝夕承教，二者可以共游西湖，行當掃榻以待。」眾人曰：「若承不棄貧賤之交。自當同來，觀兄政治耳。」遂飲三杯，別了眾友。不幾日到了杭州，已是四月初三。上任完畢，會了同寮，謁廟放告，為政清廉，治訟明斷。退食之餘，即與宵娘和吟。後將田左人迎至任中，厚待回來。田在中與柳長脚、梅含香後來都中了，會過俱為顯官。白加色因抽豐銀，也納了監，做了個縣丞。雨林在任五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姓愛戴。作歌曰：「姓錢不愛錢，好個錢青天。」一日報到，行取了科道。忽一夜夢觀音大士示以「急流勇退」四字。雨林醒來，大悟。乃語程氏與宵娘曰：「夜夢菩薩見示，我心大悟。人生何必去官？不過多得幾錢耳。古人云：『相逢盡道做官好，林下何曾見一人。』又曰：『萬兩黃金不為貴，一家安樂值錢多。』我之妾自終養。」宵娘

曰：「夫君年力精壯，正可做官，何生此意？」兩林曰：「做官猶如一班戲，人世一場春戲耳。如我與你，前在夢中相會，夢固是醒。今日還魂應夢，醒亦是夢。夢固是醒，則空即是色；醒亦是夢。則色即是空矣。醒醒、夢夢，色色、空空，我今已悟了。況宦海茫茫，若不回頭到岸，直到黑風四起，波浪大作，那時晚矣。古人云：『得意濃時休進步，須防事情多反覆。』何必直到酒闌人散，漏盡鐘鳴，那時恐跳不出圈兒了。」乃又與父母言知，即曰申文，以告終養。上司准了，即曰解任，也不回蘇州去，曰：「人生總在乾坤內，到處是吾家。」就在孤山之下，造起住宅。高明爽塏，背山臨水。又起書房一所，花園一所。多栽奇花異草，壘石成山，引水為池。四時有不謝之花，八節有長春之景。乃謂宵娘曰：「孤山原是我與你前世所在地，今又在此，何樂如之！」或請父母、岳父母同游，則戲斑衣之舞。或挾程氏與宵娘，則效于飛之樂。閒時又尋訪朋友，常在西湖去游。真逍遙快樂，足稱山中宰相，煙火神仙矣。享了半世清福，後程氏生二子，宵娘生一子，應了王非仙三子之言。三子亦讀書成名。弟雨蒼中選，為顯官。一家快樂，終其天年云。

詩曰：

萬事從來夢裡游，忙忙鎮日苦難休。

情係牽扯何時了，宦海沉淪不自由。

夕鼓晨鐘朝又暮，閒花野草春還秋。

空空色色誰能悟，大夢驚回只點頭。

[返回 >> 孤山再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